

C. W. GORTNER

MADEMOISELLE CHANEL



成为香奈儿

[美] C. W. 加特纳 著

高月娟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C.W. Gortner

成为香奈儿

MADemoiselle CHANEL

[美] C.W. 加特纳 著

高月娟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为香奈儿 / (美) 加特纳 (Gortner, C. W.) 著 ;

高月娟译. --2版. --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7.10

书名原文: Mademoiselle Chanel

ISBN 978-7-5689-0766-8

I. ①成… II. ①C… ②高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04773号

成为香奈儿

chengwei xiangnaier

[美] C.W.加特纳 著

高月娟 译

责任编辑 张 维 戴倩倩

责任校对 刘志刚

版式设计 任凌云

封面设计 周伟伟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易树平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25.5 字数: 350千

2015年11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2版 2017年10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689-0766-8 定价: 5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致梅利塞，据我所知唯一一个比我更爱香奈儿的人，
另致永远心怀信念的珍妮弗。

“我的生活不曾取悦于我，所以我自己创造生活。”

——加布里埃·可可·香奈儿

C O N T E N T S

巴 黎

I

I

弃 女

Nobody's Daughter

1895-1907

“我不怨恨，自己童年时曾经那般不快乐。”

3

II

康朋街21号

21 Rue Cambon

1909-1914

“我不想错过这个过程。”

99

III

去掉褶边

Discarding Frills

1914-1919

“如果你未背着翅膀出生，那就自己长一对出来。”

129

C O N T E N T S

IV

五号香水

No. 5

1920—1929

“除非是我死了，不然就让我把已经开了头的东西做完。”

175

V

远离时尚的日子

Not The Time For Fashion

1929—1945

“我不会在今天假装知晓明天的事情。”

251

巴 黎

389

后 记

392

致 谢

394

参考书目

396

1954年2月5日

巴 黎

人群正在楼下聚集。我听得到他们，那些记者、翘首期待的社交名媛以及社会评论家们，他们握着那份压制着浮雕图案的邀请函，我的邀请函。我能听到他们兴奋的说话声，那嗡嗡声顺着镜子楼梯爬了上来，钻到乱糟糟的工作室里。

在我周围，十二个模特已经穿上了新的时装系列，她们被香烟的烟雾和我标志性的香水味围裹其中。我叫她们保持安静，之后逐一检查她们裙子下摆的长度，剪掉多余的线头。她们叽喳讲话的时候我没办法思考，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叫这群女孩子闭上嘴巴呢？她们整理着我设计的黑色晚礼服腰间的珠宝腰带，颈上挂着的项链和珍珠首饰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如同此刻我的心绪不宁，然而我清楚我不能表现出来。

我站了起来，裁缝剪刀系着丝带，垂荡在我脖子上。我知道楼下的人都在想什么：她还行吗？还能做得到吗？她七十一岁了，已经有十五年没设计过一条裙子，她已经跌到底了，怎么还能爬得起来？

说得没错，怎么爬起来呢？

这些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，这些我都曾面对过。我对失败的隐忧，以及对肯定的渴望，它们深深地烙印在我的一生当中。我又点起一根烟，审视了一番面前的模特们。“你，”我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儿，让我想起了

年轻时的自己。“手镯戴太多了，摘掉一个。”女孩红着脸摘掉手镯，我仿佛听到心爱的博伊（Boy）在耳边低语：“记着，可可，你只是个女人。”

我只是一个如果想继续活下去，就必须不断自我突破的女人。

房间里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样子——吉卜赛女人的褐色皮肤，涂着红色唇膏的嘴唇，两条粗眉和金棕色的眼睛。粉色套装下，身体纤瘦有致。在这个年岁，我的皮肤已经看不出曾经年轻柔软的样子。戴满了昂贵戒指的双手，像石匠的手般粗糙，像老树一样盘根错节，上面留下过上千个针孔——我有一双奥弗涅^①农民的手。我骨子里就是个奥弗涅的农民，是弃婴，是孤儿，是梦想家，也是阴谋家。我的手就是我。从我的双手可以看得出，我的内心中永远有两个角色在对抗着：一边是那个出身卑微的小女孩；另一边是我自己造就的那个传奇人物。

可可·香奈儿到底是谁呢？

“上场吧（法语）。”我喊道。模特们列成一队，沿着台阶走向楼下的沙龙。这一幕我已经看过无数次，我站在台阶上，利用模特上场前的最后一秒钟抻平褶皱的衣袖，调整帽子的角度，并把她们的领子弄妥帖。我挥舞着双手让模特们按序出场，之后我便隐去。掌声停下来之后我才会出现——如果有掌声的话。

我不确信会不会有掌声，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我已经不太敢肯定了。

坐下来抱着膝盖，香烟放在旁边，关掉珠宝报时钟，我坐在镜子台阶顶端，像以前一样，悄无声息地观察着一切。

既然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，那么就让我回顾一下过去，尽我所能如实地还原历史。尽管在这段过往的日子里，故事、传说和谣言总是交织其中，如同那块双绉面料一样，成为我的标志。

我也会尽力回忆自己的全部辉煌与惨败，并且会提醒自己，我只不过是个女人。

^① 奥弗涅：法国中南部地区。——译者注

1895

I

1907

弃女

NOBODY'S DAUGHTER

“我不怨恨，自己童年时曾经那般
不快乐。”

1

妈妈死的那天，我在墓地里玩。我把娃娃排成一排，玩儿过家家。这些娃娃是我很早以前用碎布和稻草做的，而现在我已经快十二岁了，娃娃都变了形，裹着污垢，肮脏不堪。我曾经给它们起过不一样的名字。今天，它们是唐特姨母（*Mesdames les Tantes*），和那三个待在阁楼、穿着黑衣服的女人一样。她们此时正在妈妈的床边，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“你，坐这儿，你，坐那儿，”我把娃娃想象成姨母们，硬按着娃娃坐在歪倒的墓碑上。这个墓地对于我来说是个游乐场，墓园里埋着这片村子的死人。爸爸走了之后，妈妈就带着我们搬到离这里不远的地方。我们经常搬家，所以也不觉得这里是家。爸爸做一些小生意，经常带着货出门，一走就是几个月。

“我天生就是常在路上跑的人，”妈妈抱怨的时候，爸爸总会这样回答。“香奈儿家，代代都是卖货的。你指望我改变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吗？”

妈妈叹了口气：“我没指望什么。但现在我们是两口子，阿尔伯特（*Albert*），我们得养活这些孩子。”

爸爸大笑起来，他笑声爽朗，我喜欢听。“孩子们会适应的。他们才不介意我出门，对吗？我的小加布里埃？”他冲我挤了挤眼。他最疼我，他是这么告诉我的。他会突然伸出双臂佯装扑过来，烟灰抖落在我的黑色发辫上，让我笑个不停。“我的小卷心菜（法语），加布里埃！”

然后他会把我放下，和妈妈争执起来。每次争执都会毫不例外地在妈妈

的大喊中结束：“走你的吧！你不是常走吗？不用管我们过什么日子！”我捂上了耳朵。那时我恨她。我恨她的眼泪和扭曲的脸，还有捏紧的拳头。爸爸会一阵风似地冲出去。我很怕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她并不明白，他在家待不下去——她的爱没有火，却像烟，让他窒息。

这次爸爸离开后，有消息从洛林传来，说有人看到他在一家小酒馆上班，和一个女人混在一起，一个娼妓。我一直在等爸爸回来，也不知道娼妓是什么意思，但妈妈知道。她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眼泪干了，“这个杂种，”妈妈喃喃地说着。

我们收拾了简单的家当，妈妈带着我、我的姐姐朱丽亚（Julia）和妹妹安托瓦内特（Antoinette），还有我的两个兄弟阿方斯（Alphonse）和吕西安（Lucien），一家人搬到了库尔皮埃（Courpiere），见到了妈妈的三个寡居的姨母。她们口中啧啧不止：“简，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个男人不行，他这样的就没一个好东西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他丢给你的这一大群孩子怎么养？”

“爸爸会回来的，”我大叫道，震动着姨母们缺了口的茶杯，“他是个好人，他爱我们！”

“这个孩子太野了，”姨母们异口同声地说，“她那个爸爸没教她什么好。”

妈妈咳嗽着，用衣角掩住嘴角，让我到外面去玩。她在我面前日益消瘦，我知道她病得很重，但又不想承认。我瞥了一眼姨母们，就大踏步走了出去，就像爸爸以前走出门去时的样子。

姨母们远远地躲开了我们。很快，妈妈开始频繁咳嗽，再不能做缝纫的活计了。这时候她们又出现了，开始指挥家里所有的事情，看到妈妈躺在床上，纷纷说她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“妈妈会死吗？”朱丽亚问我。她当时13岁，只比我大一岁。冬天的北风横扫过村子，让朱丽亚感到害怕；车子咔嚓咔嚓地从身旁摇晃而过，她也会害怕；泥浆溅上我们旧旧的衬衫，或者村里人指点的目光，都会让她害怕。

但她最怕的是如果妈妈死掉，我们即将面临与姨母们一起生活的境地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三个姨母在我妈妈弥留之时，全无怜悯之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
“她不会死的。”我说。我想如果我这么说，妈妈就真的不会死。

“但是她病得很重。我听到一个姨母说她快死了。加布里埃，如果妈妈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我的喉咙里。就像没有别的东西吃时，妈妈会给我们拿过期的硬面包吃。这些面包是用妈妈攒下来的硬币换的。她会把手币交给我，让我去面包房，然后告诉我不要讨，因为我们要自尊。但面包房拿给我们的面包总是硬得咽不下去。

就像现在一样咽不下去。咽下去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必须咽下去。

“她不会死的，”我又说了一遍，但朱丽亚还是哭了出来，她转过头去看着我们只有5岁的妹妹安托瓦内特，正快活地在墓碑中间揪草玩儿。“她们会把我们送到孤儿院或更可怕的地方去，因为爸爸不会回来了。”

我猛地站了起来，当时的我非常瘦弱，姨母们总说我像从没吃过一顿饱饭的野孩子。她们说得是那么轻松，好像妈妈变个戏法，食物就能出来似的。我抓起一个娃娃向朱丽亚扔过去：“不许你这么说，爸爸会回来的，你等着吧。”

朱丽亚的肩膀沉了下来，她平时很少和我们对抗，我有些退缩。因为朱丽亚虽然是家里最大的孩子，但妈妈总说她胆子很小。“加布里埃，”她幽幽地说：“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。”

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……

姐姐的话回荡在我的脑袋里，我们拖着步子走向小屋。姨母们从阁楼窗户里探出头来喊我们回去。

那些线轴、针、为别人做了一半的她自己却穿不起的长袍，都被挪走。妈妈僵硬的身体躺在桌上，姨母们已经把她安放好了。

“她可算是受完罪了……痛苦结束了……我们可怜的简可以安息了。”一

个姨母向我们伸出枯瘦的手，“姑娘们，到这儿来，吻别你们的妈妈。”

我僵在走廊里一动不动。朱丽亚走到桌子前，弯下腰，吻了吻妈妈紫色的嘴唇。安托瓦内特开始嚎哭起来。6岁的吕西安站在角落里，把他的玩具锡兵丢在一起，9岁的阿方斯待在一旁。

“加布里埃，”姨母们说，“快点过来。”她们的声音像乌鸦拍着翅膀向我冲来，一边盘旋猛扑，一边伸头啄食。我盯着妈妈的身体，她的双手在胸前相握着，眼睛阖拢，面颊凹陷蜡黄。即便远远地看着，我也知道他们说的人死了就会安息并不是真的。

人死掉了就没有感觉，他们走了就再不会回来了，我再也不会见到妈妈了。她再也不会轻抚着我的头发说：“加布里埃，你的辫子怎么就梳不整齐呢？”晚上妈妈再不会半夜起来看我们睡得暖不暖和，再也不会拖着沉重的篮子爬上楼梯，把甜蛋糕塞给弟弟妹妹，这样朱丽亚和我就可以帮她做些针线活了。她再也不能教我跳针绣和锁边绣的区别了，以后朱丽亚如果又不小心把自己的裙子和客人的长袍缝在一起，再也看不到妈妈的微笑了。妈妈走了，只剩下我们。我们和妈妈的遗体，还有三个姨母在一起，没有别人来安慰。

我转身就跑，听到姨母们在身后喊我，用手杖敲打着地板。吕西安和安托瓦内特一起哭了起来，但我没有回头看。我没有停，冲下楼梯，冲出屋子，跑回墓园。我跑到之前摆着娃娃的墓碑旁边跪下，想让自己哭出来。我刚才没有和妈妈吻别，现在我必须要为她哭，我要让她知道，我是爱她的。

但是没有眼泪流出来。我踢走了娃娃，在墓碑旁边蜷曲下来，等着暮色的降临，盯着那条从墓园通往村子的小路。

爸爸会来的。他必须来。他永远不会抛下我们。

2

三天之后，爸爸到了，我们围在客厅的桌子前。妈妈的尸体曾经就停放在这张桌子上面。他错过了葬礼——“我有事情要做”，他这样迎接姨母们不满的聒噪。但是他最后还是回来了，我抱着他的手，深深嗅着他身上的汗味和烟味。我说过他会回来的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我们几个安全了。

“现在该怎么办？”姨母们问，“他们的妈妈已经埋了，她给你留了这一群孩子要你自己养活。”

爸爸沉默了一阵，之后说：“女士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”我挪着椅子蹭到他的身边。“酒馆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”他又说，“那里没地方养孩子。”

“酒馆哦，”一个姨母说，“那种地方哪里是孩子待的，只能送到奥巴辛(Aubazine)去。让他们在那儿学学挣饭吃的本事，省得以后像他们的妈妈一样。”

我看到朱丽亚害怕的神色，意识到她们说的一定是孤儿院，或者可能连孤儿院都不如。“我们不是孤儿，”我大叫抗议，姨母们脸上都流露出唯恐牵扯到自己的神情，让我感到一阵开心。她们才不在乎我们，她们只希望我们尽快离开这里，但爸爸不会让她们得逞的，爸爸会让她们明白这个算盘打错了。

我转头看着爸爸：“爸爸，和她们说我们必须跟着你去。”我几乎是在求他，但爸爸仿佛在斟酌字句，之后他缓缓说道，“加布里埃，大人在说话，你得明白我们是为了你们好。”

为了我们？我盯着爸爸。

他继续说：“奥巴辛？”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头顶，望着姨母们，她们三

个像娃娃一样站成一排。“你们觉得嬷嬷们会……”

“当然会，”她们说，下巴因为神情肯定而紧绷。“她们又干不了别的，再说，奥巴辛那些蒙主圣恩的姐妹们身负这样的使命。”

“嗯，”爸爸的回答让我后背发凉。“那男孩子们呢……”

“总是有人家想要男孩的，”姨母们说。我看到姨母们眼里的冷酷，攥紧了爸爸的手。

“爸爸，求你，”我说，让他不得不看着我，“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我们几个一直都睡在一起，睡在一个房间就行。朱丽亚能照顾安托瓦内特和吕西安，我和阿方斯可以给你帮忙。我们一直都在帮妈妈干活。我还帮她缝纫，我……我还帮她跑腿。我做得很好，我也能帮你。我们都不麻烦的。”我重复道，越说越快，但他眼睛里的冷静让我的心狂跳起来。

他抽回了手。不是猛抽回的，而是把手指松开，像一支变松的线团，我手里空空如也——“没办法，我那儿没有地方。”他静静地说出了这句话，让我觉得爸爸好像已经走了。

他站起身，我僵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他，他转身向门口走去。我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，冲向他，我想捉住他的手，但是我哭了出来：“求求你别走！”

他躲过了我，向姨母们笑了笑，“夫人们，”他说，“你们会处理好的吧？准备一下要带的衣服之类的。”

姨母们点了点头。爸爸低下头看着我，喃喃道：“我的小心肝，”之后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就大步走出了门。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走下楼梯，越来越远。我听到一个姨母说：“这个孩子真是不知羞耻，都这个时候了还要反抗。”

在姨母们拦住我之前，我冲了出去，去追爸爸。但街上没有他，哪儿都没有。我疯狂地四处寻找，找那个一边走一边将帽子戴到头上的爸爸。

爸爸就这样消失了，好像他从来没出现过。整个世界在我四周黑暗下来，我突然感到寒冷彻骨。就在这一刻，我意识到，朱丽亚说的是对的。

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。